

ZUI HOU YI GE DONG TIAN

最后一个冬天

马云鹏





2 039 2699 3

最后一个冬天

马云鹏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最后一个冬天

马云鹏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·印张18½·插页3·字数414,000

1984年9月第1版·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3,100

书号10137·82 (膜)定价2.00元



馬雲鳴

1953年4月

作者小传

马云鹏，满族，辽宁岫岩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一九三一年生，一九四七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（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），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军后，他一直作文艺宣传工作，曾任音乐队队长、戏剧队副队长、文工团编导、军政治部文化干事、团副政委、创作员等职。他亲自参加过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，一九五四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主要从事军事题材文学创作。出版的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雁塞游击队》（一九七七年）、中篇小说《夜奔长白山》（一九五九年）、电影文学剧本《列兵邓志高》（一九五七年）；还发表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独幕剧百余篇。

第 一 章

一九四八年十月末的一天下午。

华北“剿匪”总司令傅作义刚刚走出办公室，秘书罗岸就撵上来说：“石甲胡同来电话，夫人病了。”

傅作义回身忙问：“要紧不要紧？”

“军医官已经看过，大概不要紧的。夫人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去。”

“现在没有工夫。”

傅作义在院门口上了他的汽车。

这时，一个矮壮的麻脸将军——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，领着他十七岁的儿子迎面赶来。

“总司令！”郭景云那宽厚的胸脯象个大音箱，从他嘴里发出的强大声波冲击着傅作义的耳鼓；他显出忧伤失意的样子，略带点沮丧，脸上的麻子互相牵动着，抬手拍拍儿子的脊背，叹息地说：“唉，我的家眷要走啦，小虎跟你告别来了。”

傅作义愕然：“走，往哪儿走？”

“回老家！”郭景云把“家”挑得很高，语气里含着很大的不满，停顿一下，抱怨地说，“东北弄得一塌糊涂，老蒋是不是能够吸取教训，还很难说。我看，华北也许会重蹈覆辙。总司令，现在

的情况是：军心不稳，民心不顺，北平不是久留之地，我看……我们终归不是嫡系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九九归一，不如早点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！”傅作义颇不高兴地制止道，一面调整了一下身子，在吉普车里的座位上摆正了姿势。“我总是关照你，讲话不要太随便了。”

“这不是跟你讲私话嘛，又没有外人。”郭景云诚挚的神情里显出几分歉意，瞅着傅作义的眼睛，郑重而亲切地说，“现在正是你要下决心的时刻，我想提醒一下：我们是吃着绥远的炒面发展起来的，绥远的父老兄弟可还在想着我们哪！”

傅作义冷冷地瞅了他一眼，郭景云再没敢说下去。

这时，突然刮来一阵强劲的冷风，路旁的楸树哗哗地摇晃一阵，有几片落叶打到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，随后就翻滚着飞去了。

傅作义看了看手表，急说：“现在时间很紧了，我要去机场。这样吧，你晚上来，那时候我们再详谈。”

吉普车飞也似地驶去了。

郭景云怅然若失，望着被吉普车卷起的树叶子，摇了摇头，深深地叹息一声：“咳！”

他沿着来路悻悻然地走着，脑子里不断地思谋，似乎生出一个美妙的主意，扬起两道短而粗的眉毛，扭过头来对儿子说：“小虎，你们今天一定得走。晚上八点有火车。赶紧回去准备吧。”

儿子小虎在后边追问道：“东北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郭景云的麻脸上腾起怒气，粗声地说：“怎么样了？完个球的！”

傅作义驱车来到西苑机场，空军司令报告说，蒋介石乘坐他

的中美号专机由锦州湾葫芦岛飞来，已经越过了天津，大约再有一刻钟可达北平。

傅作义问：“飞机上有东北的将领吗？”

空军司令答：“没有。只有总统和他的随员。”

傅作义在候机室里呆了一会儿，听到飞机的嗡嗡声，便起身去了停机坪。他蹙起眉头，一边走一边想：总统十五日从南京来北平，迄今有半月，其间，曾三次飞赴东北，指挥辽沈会战。他一去东北，锦州范汉杰全军覆灭，长春郑洞国投诚；他二去东北，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被歼，东北五大主力丧失殆尽；这三去东北……咳，不必猜测了，总统能够如此迅速地返回来，说明战事已经有了结局了。

这时节，驻北平的军政要员都已会集在停机坪上，其中有“剿总”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，第四兵团司令李文，第九兵团司令石觉，河北省主席楚溪春，河北保安司令陈光斗，北平市市长刘瑶章等。机场上弥漫着一种沉闷空气。看得出来，每个人都在为这每况愈下的形势而忧心忡忡，脸上罩着乌云，仿佛这即将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飞机，而是一种灾祸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的光景，飞机降落了。

舱门打开，蒋介石出现在舷梯上。在夕阳余辉的斜照下，他的黑斗篷显得特别的黑，白手套也分外的白。凉风瑟瑟吹来，那涨开的斗篷宛如老鸱的大翅，遮住了天光，投下一片阴影。

官员们鹄立一旁，傅作义肃然地站在前头，目迎着蒋介石步下舷梯。他曾听说蒋介石的黑斗篷是希特勒赠的，可以避弹，不知道是否真有其效。蒋介石戴灰色呢帽，穿灰色中山装，高筒马靴隐隐地发出光泽。他同半月前刚来北方时比较，消瘦了许多，脸色苍白，眼睛也越发地眊了。不过他那突出的颧骨，高高的

鼻子，棱角分明的下巴，微微翘起的小胡子，以及马靴在洋灰地上踏出来的嗵嗵的声响，这一切配合起来，反倒使他年轻了许多，看上去简直不象个六十一岁的人。事实上他的思维和行动也还是相当敏捷的。他现在由于心情不佳，脸上失去了往常的那种做作的笑嘻嘻的表情，紧紧地闭着嘴唇，眼睛象深潭一样的射出黑沉沉的光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在这张布满凶气的铁铸般的脸上，傅作义看到了不祥的征兆，心中陡然一缩：完了，大概孤城沈阳也保不住了，辽沈会战彻底失败了。

蒋介石阴郁而低沉，一声不吭，冷漠地伸出手来，让傅作义等人一一去握。他在侍卫队长的引导下，拄着手杖径直地朝汽车走去。那是辆林肯牌黑色轿车，车门早已打开。蒋介石将斗篷往身上一裹，很快地钻了进去。

车队离开机场以后，除去傅作义，其余的官员都陆续回了自己的寓所。傅作义的吉普车尾随着宪兵团的警卫车，穿过了西直门，在平安里拐弯，往东奔去。

蒋介石的行邸在圆恩寺。宪兵团规定，任何官员和他的车子都不得接近蒋介石的行邸。

傅作义的车子停在胡同口。他徒步走向蒋介石的住处。

太阳西沉，天光愈来愈暗。傅作义进了院子，沿着一条用卵石镶着各样图案的甬道向楼门口走去，心中一面急剧地思索：东北一丢，华北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立暴露的境地；形势将会怎样发展？总统有什么打算？傅作义有着一一种“唇亡齿寒”的感觉。

当傅作义步入客厅的时候，蒋介石已经脱掉斗篷，伸直了两条长腿，僵硬地靠在沙发里，显出一副颓丧愁苦模样。

“呵，宜生（傅作义的字）。”蒋介石欠起身子，客气地指着对

面的沙发说：“坐，请坐吧。”

傅作义欲坐未坐，关切地说：“总统太疲劳了，我先回去……”

“不，你先坐。”蒋介石又展开两只胳膊，横搭在沙发背上，矜持地眯起眼睛，沉了一下，直截了当地说，“辽沈失败了。华北怎么办？是守？是走？是马上走？还是暂时守，将来走？你有什么想法，说说看。”

傅作义仿佛没有听到蒋介石的问话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蒋介石看来，他好象在犹豫，也还有要离去的意思。

“讲讲你的想法嘛！”蒋介石又催促道。

傅作义想法是有的，但他绝不讲在蒋介石前头。他一贯谨言慎行，待人客气而严肃，神情中有一种隐而不表的冷峻和自信。况且，他也深知蒋介石的毛病：妄自尊大，独断专行，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；常常是嘴上征求意见，而心中却有了主张，表面上所谓的商量，实际是在说服对方。

傅作义装出沉思的神态，缓缓地坐下来。

蒋介石耐不住沉寂，收回两腿，挺直了腰板，肯定地说：“林彪部队不会马上入关。经过一度的大会战，总得要一时的休整。林彪需要消化辽沈的大战果，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，或者半年后方可再举行大战。宜生，你看这个估计可靠吗？”

傅作义依然是缄口不语。

蒋介石有些激动，霍地站起来，两眼盯住傅作义，连声说道：“时已入冬，严寒冰冻，军队难作远程；林彪部队，怎么也得在明春化冻后才能进长城。这样算来，我们就可以争得四至六个月的时间。宜生，徐(州)蚌(埠)会战^①计划，我已经叫他们拟出来

^① 即淮海战场。

了。华北何去何从，我们要仔细酌量，这一棋可得走稳哪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。”

傅作义安静地听着，一面推测蒋介石心中到底揣着什么方案，听口气好象有两个：一是马上南撤，将华北的兵力集中于华中，加强徐蚌战场；二是华北暂时守一守，以掩护江南布防，到万不得已再往南撤。

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”蒋介石又说，“我们一切都要考虑周备，不要轻举妄动。目前华北是以逸待劳，以不变应万变。”

傅作义继续想：看来总统还没有拿定主意，首鼠两端。变是肯定的了，华北早晚得给共军让出来，可是不能光在这里坐等着变哪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犹豫不决，只能把时间让给敌人，最终自己落个措手不及。

蒋介石见傅作义不吭一声，心中有些不快，皱了皱眉头，用一种激将的口吻说：“宜生，你是华北的决策人，根据你在此地多年剿匪经验，一定会有好办法的。”

“不不，决策人是总统、总司令。”傅作义总算是开口了。他很会说话，“决策人”的帽子可戴不得，忙恭维道，“我只是按您的旨意办事。”但是他内心的想法决计不露，谦逊有礼地说自己才疏学浅，能力极差，华北的一切还在于总统英断。

“那么，”蒋介石又问，“你没有一点打算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傅作义躲开蒋介石的目光，凝视着对面窗幔的上端，沉吟了好半晌，终于冒出了一句，“兵力不足啊！”

所答非所问，蒋介石怏怏不乐地站起来，反剪起双手，低着头踱步。

侍卫队长进来，请蒋介石去用晚饭。

“宜生，一块吃吧。”

“不，我还有急事要办。”

傅作义托辞走了。

蒋介石没去膳室，独自徘徊，心中异常烦躁。他赏识傅作义的才干，有气魄，有胆识，是个在军事上很有造诣的、杰出有为的将军；但是他同时又讨厌傅作义的过分庄重和过于谨慎的作风，认为傅作义有些聪明过度，近于虚伪和狡猾了。他脑子里到底都想了一些什么，谁也琢磨不出。蒋介石一边踱着步子，一边细细地思忖：傅宜生不明确表态，强调兵力不足……唔，毫无疑问，他是跟我伸手要兵呵！跟我讨价了！哼，这一点谁不晓得哟，腰包鼓了腰杆才硬呢，财不大气不粗，有了钱才敢下大注，耍枪杆子的谁不想充实实力呀！

想到这里，蒋介石蓦地停下来，愤然地喊道：“我哪里有那么多兵！东北一败涂地，五十多万兵丢得光光的……都是些脓包！脓包！”

傅作义由蒋介石行邸出来，一个人在街上静静地走着，脑海里涌起了滚滚思潮：东北共军目前不会威胁华北，这判断无疑是对的，但是他们迟早是要进来的呀！如今华北的聂荣臻有二十多万人，东北共军除了留下维持地面的，大约可以进关五十万人（这个估计是错误的，东北实际入关的部队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），合起来达七十万。可是华北国军呢，连上保安团队在内，勉强可以凑够六十万人，当然是劣势了。倘若守的话，如果不改变现状，急速扩兵，在数量上取得平衡，或有所超过，想取胜是不可能的。况且，这六十万人里中央军又占去一多半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他们能不能无条件地听从指挥还很难说。如果是退的

话……退到哪里去呢？中央军当然愿意往江南去了，而我的察绥军……不用说，巴不得退回绥远去。不管怎样，退也行，守也行，有了兵怎么都好说。

冬日的黄昏是短促的，太阳一落，各条胡同很快罩上了浓重的暮霭，显得萧瑟和阴冷。一条不长的胡同，傅作义走得十分艰难，象是爬越千山万水……

傅作义出了街口，走近他的汽车。

忽然间，由小巷深处传出几声裂人心肺的惨叫，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呵斥声。

“不准叫唤，走好！”

“老实点，小心我踹掉你的腰子。”

傅作义诧异地站在车旁。少时，从巷子里涌出三个人。中间那个光脑袋的，显然遭了毒打，不住地呻吟，被两个壮汉挟持着。那两个汉子都戴着卷沿礼帽，一看便知道他们是宪兵团的便衣。

“总司令，”一个便衣认出了傅作义，主动地解释说，“这是个奸细。他爬到电线杆子顶上，刺探。”

傅作义脑子里一时没有转过弯来，在这无涯的黑暗里，距离总统的住处又是那么远，这奸细究竟能刺探到什么呢？莫非又是以此来作为勒索的借口吧？他心存疑虑，却又不想过问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噢，你们办吧。”

傅作义准备上车，不曾想，那“奸细”猛地冲上来，噗通地跪到地上，抱住他一条腿，一迭连声地哀求道：

“傅总司令，我冤枉啊！我不是奸细，我……我想偷灯泡，上了电线杆子……我再也不敢了。傅总司令，您给我说句话吧！我会念您一辈子好处……”

“嘿，这王八蛋！真无赖，起来！”

“妈的，破裤子缠腿，你想找死呀！”

两个便衣终于把那“奸细”拉到了便道上。

“傅总司令！傅先生！我家也住在石甲胡同，我在煤铺里干活，给您府上送过煤球。您太太认识我，她还接济过我……傅先生，您行行好吧！哦，您太太病了，是前天病的……”

“哟，好大的胆子，你还敢咒人哪。别他妈的胡诌了。”一个便衣在“奸细”腿上狠狠地踹了一脚。

“石甲胡同？”傅作义疑惑地走近两步，因为墙根下一片浓黑，仍是看不清楚；不过他声音里已经觉出那是个年青人，方才他的手抓在腿上也很有力量。他吩咐司机打开车灯。

吉普车突地射出两道强烈的光柱。

傅作义看到那“奸细”是个瘦小的人，过不了二十岁，脖子上缠着脏污的毛巾，脚上蹬了一双当年美国兵遗弃的破皮鞋，连鞋带也没有，衣服破烂，裤腿子过短，大褂子过长，全身都被煤末子染得跟黑炭一样，唯有那狭窄的小脸还保留了一部分原来的苍白色。傅作义确信他是送煤的工人，但是不认识他，犹疑地摇摇头。

“傅先生，我叫顾顺和……您别走，您听我说完……”这个顾顺和急切地想从便衣手里挣开，声音里充满了凄怆，“我是……唉，我从头说吧！我哥哥是中央军，从东北回来，他在锦州挂了彩，挺重的。他有个要好的同学，阵亡了，家住在圆恩寺后边，有个老父亲。我哥哥要我替他送个信，我就来了。傅总司令，我真的不是奸细呀！我家里灯泡憋了，没钱买，也买不到……不信你们查去。”

傅作义认为顾顺和的话可能是真实的，心想：退后一步讲，即使他的话有一部分属于编造，听他那口气和看他那懦弱的样

子，也未必就是共产党的奸细。傅作义生了恻隐之心，想为顾顺和开脱。

“这样吧，”他瞅着顾顺和，指指两个便衣说，“我叫他们随你去调查一下，如果你说的是真话……”

“傅总司令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
傅作义回头一看，是“剿总”二处处长史冲。这个人一贯行动诡秘，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，傅作义未曾注意到。

“共产党可鬼得很喏！”史冲作出谦恭的表情，嘴角上掠过一丝笑意，操着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说，“没有一个奸细报不出街名和门牌的，他们一口气可以说出十个保人。我们稍不留意就会上当的呀！”

史冲毕业于黄埔军校，很早就进了“军统”，是保密局的中坚分子。他的二处自成体系，连傅作义也不能过问，直接受“剿总”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指挥，侧重于搞傅作义察绥军方面的情报。史冲和陈继承是蒋介石在华北的亲信，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专门牵制傅作义。傅作义形式上权力很大，实际只能在军事上指挥部队作战，而华北的党、政、团、宪、警、财经人事等一切实权，却都掌握在陈继承和史冲手里。傅作义纵有满腔怨愤，也不敢公开发作，遇事还得以礼相让，委曲求全。但是，他的下属若是有谁被二处所利用，他则毫无顾惜，也绝不手软，立即将那人解职开除，打发得远远的。

史冲是少将军衔，高薪厚俸，喜欢修饰，讲究吃喝，消化力也极强，只是不长肉，精瘦。他的掐腰小翻领的美式毛料军服，弥补了他身体的缺陷，胸脯用粗麻布和压缩的棉垫撑了起来，肩上了同样质料的垫肩，他变得魁伟和四衬，增添了男人体态的美。“人仗衣马仗鞍”之说，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。他把大

部分业余时间，消磨在牌桌上和舞厅里，时刻不忘作出文明高雅和风度翩翩的样子，以博得异性的好感。他又是个色情狂，想方设法玩弄女人，而且手段极其卑鄙残忍。他曾经将他占有过的一个女人，“推销”给傅作义警卫连连长，而且在人家婚后又继续通奸。这事被连长发现了，险些动了枪，最后史冲不得不破费一笔钱财才算了事。他本是个平庸之辈，却自命不凡，目无尊长，旁若无人。因此，常被同事所侧目。他喜欢炫耀权势，老是随身带着一个黑皮包，而且是塞得鼓鼓囊囊的。表明里边装了不少的情报，使人人看了都有忧惧之感，仿佛那里边也装了自己的一份材料。他左边太阳穴上长了个发亮的疤痕，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缺陷。有时候，他就好象用那疤痕看人，其阴险和狡诈似乎都从那疤痕里暴露出来，叫人感到骇然。

“总司令，共产党的敌工是再狡猾不过了。”史冲俯身看了看瑟缩的顾顺和，很有些感慨地说，“以往，从我们手里溜掉的共党敌工，可是屡见不鲜哪！”

“是哟，”傅作义还跟往常一样，把愤怒埋在心底，表面上佯作友好的样子，附和道，“应该加倍防范，警惕，不要受了蒙骗。哦，我该走了。”

史冲朝两个便衣挥了挥手：“还不快点带走！”

那顾顺和不顾一切地挣扎着，知道这一带走便没有好了，因而就不绝声地乞求道：“傅总司令，你救救我吧！我们是邻居呀！……”

“少废话。”

“揍他。”

两个便衣疾雨似的一顿拳击脚踢。

顾顺和抱住头颅，痛得痉挛不已，贴着墙壁缩下去，变作漆

黑一团……

傅作义可怜这个年轻人，但是却不想搭救他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更何况是史冲和宪兵团的事呢！

“真不是东西，从来就不把我看在眼里。”傅作义心里这样想着，转身进了吉普车，愤懑地闭上眼睛，慢声说：“开车，回总部。”

由于心情烦躁，蒋介石食欲不振。他很快撂下了碗筷，回身走到洗脸池前，用自来水冲洗他的假牙。

侍卫队长来到身后，说史冲求见。

蒋介石阴沉的脸上又浮上了一块乌云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现在来干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？”他因为口腔里没有了牙齿，嘴巴就象破布袋一样的松垮，说话时噗噗地往外漏风。

侍卫队长小心地回答：“他说有要事，等在客厅里。”

“唔，”蒋介石戴上假牙，接着又用他那湿润的指头抹了抹小黑胡子，习惯地挺直了脖颈，侧过身来说，“有急待批阅的公事吗？给我拿来。”

“是。”侍卫队长退下。

蒋介石通过一段走廊，进入客厅。

客厅的正面挂着蒋介石的肖像，其神态正如中央社所经常形容的那样：戎装佩剑，两目炯炯。其实在老百姓眼里，蒋介石本人跟他的肖像则全是一副凶相，充满杀气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
正在抽烟的史冲，见蒋介石进来，赶紧掐灭了烟卷，以标准的立正姿势挺立，象戳直了的秫秸一样。他恭敬地说：

“校长辛苦了。”

“嗯，坐吧。”

蒋介石打了招呼，随后就来回地踱步，那意图是非常明显